

廣州大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編

廣州大典

27

第一輯·廣雅叢書
第二十七冊

廣州出版社

目 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卷七十五至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附卿之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閒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廣雅書局

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合再任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切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置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一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買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賦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細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勅立名目科抑民間所權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鹽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制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已

大五百一十
小五

懷異忌疾者共興誹謗謂改修弊法為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開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無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誹謗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開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十萬貫資助調度搜革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率搔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目即正當邊事之際財用急關全籍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 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處邊陲覽觀形勢秦蜀壤地寔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惻然西顧曾靡違盜昨者特遣樞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廣雅書局

張浚往宣慰威任國憂寄益五年於彼朕有間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關而師言未已臺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累立戰功討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略於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寔有勤勞而未逮於賞濫被刑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抑與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敕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害民拂眾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眾咸使聞知 樞密院計議官李堯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堯

大五百三十九
小五

始引參知政事孟庾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柄爲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兼侍讀

密禮兼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寔之法時右司員外

郎袁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

功類不覈寔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

守無虞如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

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以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

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寔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案劾

因事冒呈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

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昔魏尚守禦雲中

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已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

勝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繩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

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死戰者知敗

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

終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意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爾近世

則不然平時竭民力聽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

警使之環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

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虜首級若干爾大將偏裨首已

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開親戚子弟目不識旌

旗耳不聞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功

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

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

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奏末宗正少卿蘇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聰問爲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攜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聽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攜依舊職聽問行吏部員外郎聰問除卿在聰問希純子自蜀中召

建炎以來繫事錄卷七十五

廣雅書局

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宇文師瑗爲尚書駕部員外郎 寶

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

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初張浚旣貶右諫議大夫唐輝言浚所

引參贊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眾所切齒者唯劉子

羽未見施行 臣 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侷有以媚浚故見信任

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

舉諸路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開探

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

羽之謀也富平旣敗浚獨罪趙哲爲不用命泊已斬哲浚知其

失卽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後復欲

斬慕容洵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

也五路旣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

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

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

撫副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爲宣撫判官陰奪一副使之權事無

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

焰不敢不憚受浚亦爲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

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

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卽出迓於

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

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

建炎以來繫事錄卷七十五

廣雅書局

大五百三十八 小六

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文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眾叛去被旨召歸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遐荒以為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為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怨恨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婿榘載順流而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賈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媪因得見於庭下貫與杙子坐於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為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畜珍奇玩好之物

建炎以來繫要卷七十五

五

廣雅書局

伺貫意旨即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為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徹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為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寔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為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為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便宜之命知廬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合宜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邵溥充廬南沿邊安撫使知廬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

大五百一十七
小五

籍籍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謂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閒緩急不測機務隨應辦豈容雷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 御劄據勝非行述附入奏勝非母小祥在四月非所奏事至此日始 左諫議大夫唐輝言明堂大禮恐有司有之故且附本日

尚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大綱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 日麻止作臣條上言案六月丙寅唐輝奏遺違子事云臣昨嘗具奏面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

建炎以來繫要卷七十五

六

廣雅書局

云則此奏即 右修職郎商號鎮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輝所云也 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號州錄事參軍黨尚友特循二資皆用鎮撫使董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祕閣又奏尚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偽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閣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閣門言故事隸中省乃改命焉 大理少卿張昞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董寶以問下寺殺治無他情狀昞用案問徒三年詔從軍法昞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例條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 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

大四百四十八
小一百零一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表召赴都堂審察表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表結集社甲土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表六月庚寅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皋同守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絹萬匹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皋見上因陳僞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爲監察御史綱宣和開嘗爲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開嘗備臺屬爲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爲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顏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尙慮在討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宮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乃就職 祕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 置蔘生牧馬監於臨安府以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揚忠憫兼提點官日麻忠憫無前衛又於五月十九日再書揚忠憫差充提點蔘生牧馬監案日麻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憫乞製造七等色敘已繫麻衛重差誤當

大四百六十八
小八十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僞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眾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冀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桷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稱自言與癸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錢令提刑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官兼之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臺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無聞不能撫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爲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 左朝請郎万俟卨爲湖北轉運判官 直祕閣王圭知秦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合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迺付大理獄吏遣他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爲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偁爲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

大四百一十八
小六

點太廟景靈宮奉迎所 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祕書丞 左

諫議大夫唐輝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

陛下憂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

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

大計可謂弊精神於塞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

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

亦必跪聖聽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

特降指揮做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

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

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漢嘗

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勝今朝廷之上雖至纖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九

廣雅書局采

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

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院講

究減省細務至是輝復以為言遂命三省措置焉 入內東頭

供奉官直睿思殿鄭炳貶秩二等炳自閬州從張浚歸過常山

其從者擊傷篙師為縣令汪禹錫所縛炳往請之辱縣令合言

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而有是命

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為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

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

當不行 五年十月 壬寅衝改 初趙鼎之為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

飛行移用申狀至是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為制置使飛審於

朝尚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大五百一十八
小一十三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襪尚書省侍郎疾

速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為侍郎出入朝名命遂

寢 寢命在四 月丁未 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祕閣修撰程千鈞起復知

岳州時湖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

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為偽齊將李

成所據川陝路絕湖湘之民亦不寧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

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

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

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為不

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為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十

廣雅書局采

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

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

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

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為不可言者以鼎為是俯乃

求去上許之 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

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 右承務郎陳正

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為尚書郎諫官唐輝言其資

淺乃有是命 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坫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

請也 坫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為郎 其被論及求去恐與俯相關 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

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輝言

大四百九十八
小三十五

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官推請以行
守燕山則爲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
嘉禾爲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買寵何以慰天
下公議安中命遂格 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
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爲一千十八卷來
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尙書省後令事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
月丁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
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貳隨行子弟親屬
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著爲令立法在五遂以傑行尙書工
部員外郎係除郎在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
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 利州觀察使河南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採

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
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賈以銀帛百匹兩後四日乃
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遺表恩言者論懋諶
諡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尙叨賞典上爲寢其命
懋特與遺表恩澤在七月甲申是月 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
字丑諱已警旨更不施行今併書之 穀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霈言輦轂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
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
也比來行朝盜賊尙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
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

大四百八十六 小五十九

在五月壬申 左諫議大夫唐輝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
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眾十餘萬是必欲得四
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
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
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劄與沿
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敕諸
帥整軍旅遠斥候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
講求所以戰守之策九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
策仍劄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祕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賤
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調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五

十一 廣雅書局採

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免謝辭俯既登樞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
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
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
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 修武郎閻門祇候
知泗州徐宗誠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偽齊宿遷令張澤帥
其邑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
俯欲斬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媿辭約回澤等仍械宗
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密受之
卻報僞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送恃眾作亂已遣

大五百零八 小一十四

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
 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偽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
 李成侵襄鄧鄂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
 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為國障捍今因
 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
 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眾於淮西釋命官在十 尚書祠部員
 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中引疾有請
 也本中還職在五月 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
 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
 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
 萬世而不匱者也臣伏見主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救裁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五

廣雅叢書局

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隣州而殺人者
 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毆至死亦
 用此法饒倖之途既開鬻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寢輕富人敢
 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冤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占成
 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
 詔刑部看詳申尚書省後不行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
 規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
 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
 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規得祠在 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初從增從荆南制置使王夔
 討楊么遇賊死夔因請其軍自隸許之 進士潘濤特補右迪

大五百一十四
小三十五

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慎修為翰林侍讀學士祖興嗣自五歲得
 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瓌唐介交薦於朝用為筠州軍事推
 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言其賢錄濤兄濤為星
 于尉蔡京用事以濤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濤既死趙鼎率江西
 乞還所奪一官以為廉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
 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紋鵲鴿色會守臣王居正
 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
 之間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更不施行
 而聞之傷鄙蓋有不勝其憂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
 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五

廣雅叢書局

只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
 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詔吏部四選廣南
 窠闕出榜一季無人願就者申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
 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
 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土人欲赴漕司則無闕
 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閩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
 德輒降偽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即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
 王彥融往攝其事暉霍邱人也侍其德暉與二 年贈官惟息

大四百七十一
小一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十五

廣雅書局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井研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溫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集英殿修撰仇念知廬州 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效死疆場詔宏宣力日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閒宜安職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為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廣雅書局採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存舊行宮以為便殿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為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祉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為可惜故有是旨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之間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閣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使者願同列開情猶不通況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錢盡以

六二十六
小五

六四九十一
小五

付之二三大臣閒有橫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則鄭國之鮮有敗事何足多尚茲事體大惟陛下雷意壬子詔劄與三省樞院 川陝宣撫使奏敵自鳳翔退走詔劄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廣雅書局印

促來合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錄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九力故以命冲鼎奏冲乃臣姻家雖冲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乞罷冲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蘇構丐免乃復以攜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鼎奏在是月乙卯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聞有貪功或畏事者稍疑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

大五百二十
小一十八

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誼盟為事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帥帥既不能以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警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廣雅書局印

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為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閒有能至誠用心率眾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舊染之俗間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 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為其徒黃高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遺直捕斬之後以嵩為保義郎遺直遷一官嵩十二月丙申補官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州

大五百三十一
小一十三

推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監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為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於民侵漁騷擾為害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為屯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措並具情犯申牒提轄官相度輕重施行二年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其後吏部請誤報窳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後省以為言乃復舊制九月十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行故有是命是日江西制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六

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准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同帥守餉飛軍無關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諭偽守制超令降超不從有偽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即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能克小麻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照遠總其糧餉皆承誤也昭遠此時實以即總餉此月乙亥方有旨復置司農大府二少卿克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荆浙江湖通援邊報州軍並置撥舖每二十里為一舖增遞卒至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

大四百八十一
小八十九

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點檢 翊衛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為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丙辰起復左朝奉郎書丞范同為尚書祠部員外郎 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件最多去處虞濫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橐在廣西削三十六事檢察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點本路刑獄彥適為轉運副使坐失案所部吏故責及焉日麻此日不書彥適降官今以十詔偽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基宗禮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六

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開局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麻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至是崇禮取而專之俄宗禮罷去後十餘歲日麻始克成書首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使王似等言川陝監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訖奏應轉運司知通窠闕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旨除授即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

大五百二十
小三十

選差元繫逐路運司窠闕即令轉運使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以寒士久不得祿故條約之 中衛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涓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知楚州主營沿淮安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楚泗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界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埃不明探報誣罔大失倚賴乃召直祿閣知楚州楊揆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禩還朝而命涓等馬翌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使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州團練使宣撫使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下

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 日麻書此事但云樞密院勘會而依所乞則是宣撫使未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特奏也今修潤附入 既而金僞人寇涓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言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畱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宮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評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為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彊猶將憚而屏迹彼盜

大五百一十九
小四十六

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謂下示內外制詞臣戊午翰林學士綦密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書待罪詔令供職靖康初端朝為太學正寇至而遁坐停官密禮力為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為言蓋指密禮也議者薄之 此以紹興七年十月疏修入 詔監司郡守常切緹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賊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下

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賊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麻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為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又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為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論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為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

大五百零九
小二十二

蔡下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詆指白爲黑變是爲非邪正善惡顛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麻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尚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麻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習之書師友間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誣之史猶有信以爲然者況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廣雅書局

聖后收恩私門羣邪協謀公肆謗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竄逐蔡懋蓋爲此也陛下卽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擴實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國籍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修尙恐論者以爲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爲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故家耆凋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誠記失眞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實錄俟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 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於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

大五百四十五

淵之死也已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潔爲閤門祇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爲隴右都護潔除閤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陛下厚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九 廣雅書局

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上以其語論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熊克小原世忠乞差到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日曆所書也日麻五月十四日癸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宣日申取樞密院指揮前去之任數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替王宗道成資滿關與王勝呼延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微有差誤今略刪潤令 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儂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虔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

大四百五十五

儀又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歸主質請南京
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霽恩霈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
換文秩翊郎不抽換環衛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
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麻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
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綦密禮復以為請乃

許之上因言禁中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
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麻在甲子今從日麻 殿中侍御史常同守

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
會徐俯去位朱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同言松年乃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六

十 廣雅叢書局

王黼客宣和閒劉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

乃營求欲為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
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尙當要路勝非

不悅同坐是徒官思誠亦辭不至朱勝非行進云勝非為宰相

問勝非曰胡不辯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為賢則用之言者論

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入主聽言乃盛德事
宰相事哉問者殊然案此所云與常同徒官事差不同今併詳
此更須詳之也既而復以寅為直龍圖閣知永州寅除命在八月甲午 尙書右

司員外郎袁正功直祕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
夫藍珪為內侍省押班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朱萬年特遷一
官以往來關師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大四百三十三
小一百四十八

有是命 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
大學士知溫州 閩門宣贊舍人添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
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 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
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
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尙書左司員外郎虞澤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
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壽春府
琮以母老力辭不赴熊克小麻載琮除壽春府於今年三月蓋誤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釐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裔榦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
字令宰執廳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澤請也上諭
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
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
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中興
臣雷正等曰大事關僕射者所以著唐制之得體宰相不親小
事者所以讓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運斤錙左右趨走者眾工
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過司繩墨止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
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夫
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叢諸宰庭殆有不勝應
者何以優游請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情中書
之務屬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
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揚表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斯
之謂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七十六

十一

大三百六十三
小一百二十一

癸酉詔修國史日麻所復以史館為名用修撰基崇禮等請也
 室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
 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下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
 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言
 語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
 去處并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
 看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
 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敘事之外多是增
 飾語言變移是非殆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
 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即難以便
 據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十六

三

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蹤案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
 抵牾從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兼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
 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疋守殿中侍御史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
 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疊之數其四
 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已下凡
 三等今增為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
 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齋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
 侍閣門官其十設席升煙簾冊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
 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
 鐘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

大五百一十七
 小五

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未克行也 案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
 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位版其升煙簾冊不
 當安之散吏其十一皆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
 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
 兩條皆未克行亦與史異
 戊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 先是
 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
 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左從事郎樞密
 院編修官田如鼇特改京官以斬南安賊劉洞天之勞也 元年

建炎以來繫要錄卷十六

三

僕隸去年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刷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
 下怨憤刻薄苛擾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
 揮望賜追寢以重名器舜明由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
 送刑房行詞論者非之 改送刑房作責降人命遇大禮不
 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章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祕書少監劉大
 中請也其後不克成 此據
 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大
 夫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應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應奉
 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
 愛命吳才人育之 曉明可愛日麻所書上謂云爾紹興七年正
 月二十六日權太常少卿樓邦弼子吳才人
 位主管文字馮才由本位和州防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
 御使處年八歲云云伯玖即處也

大四百零六
 小一百九十九